

叶群史 野史

昭然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7

叶 群 野 史

昭 然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呼和浩特

(内蒙)新登字1号

YEQUN YESHI

叶群野史

昭然 编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15千 插页: 4

1992年11月第一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7-204-02129-0/K·154 每册: 4.20元



叶群和“四大全刚”一九七〇年五月游长城合影。
左起：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陈绥圻（吴法宪夫人）、叶群、胡敏（邱会作夫人）。



叶群与“四大全刚”夫人合影。前排左起：胡敏、董其采、叶群、项辉芳、陈绥圻。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叶群、吴法宪、
邱会作、李作鹏、林立果同游庐山仙人洞合影。

林彪的尸体



叶群的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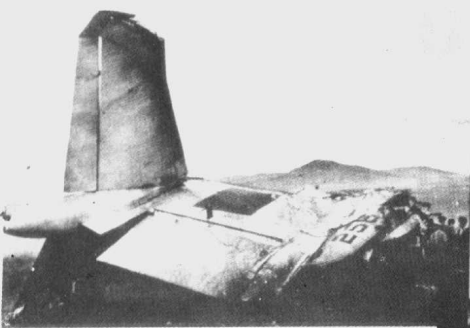




林立果的尸体



林彪的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现场。



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残骸



林彪死党外逃用的直升飞机，
上图为捕获的李伟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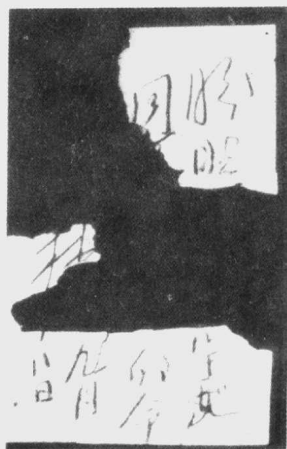
林彪、叶群操纵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此外，林、叶操纵下的“联合舰队”在上海巨鹿路，广州白云山都有秘密据点。



在外逃直升飞机上缴获的一部分文件。



专为林彪一家提供的贵重药品。



林彪政变手令

楔 子

叶群，这位她父亲的第三房爱妾所生之女，30年代在北平投机于学生运动中，朝秦暮楚的奇妙表演，在延安同林彪结合的政治婚姻，以及在“文革”中窃取政治局委员并兼林彪办公室主任，所干下的丑行，特别是她把“四大金刚”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手腕，少说也有一万个心眼的权术，还有，她和林彪决策北逃，引致暴尸荒漠的内幕，还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众。况且，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指明叶群是主犯之一，但由于她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在公审林、江集团主犯的特别法庭上，叶群的罪行未能得到系统地揭露。

读者诸公，您们了解叶群其人其事吗？

当年，在叶群的闺房里（她长期同林彪各居一室），挂有一张林彪亲笔书写的条幅：

温文、豪放、理智

既受于天，且受于人。

——书赠爱妻叶群

林 彪

这无疑在林彪取悦于叶群的褒奖之词。

是啊！

叶群“温文”得可以！她的毒计，置刘少奇、罗瑞卿、贺龙于死地，“温文”地为林彪篡军夺权扫清道路。

叶群“豪放”得可以！她的“妇人之胆”，为谋害毛泽东主席、血洗北京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及最后决策北逃，“豪放”地献出了全部胆略。

叶群“理智”得可以！她在施展一切骇人听闻的阴谋诡计之时，可以装得若无其事，可以“理智”地安排种种伪装，包括用婚礼来掩盖最后一着棋。

是啊！

叶群既受命于林彪封建法西斯王朝，且受命于林彪。她确实是林彪的“爱妻”，在蒙古温都尔汗，叶群实践了林彪生前给叶群的一句题诗：“生不同衾死同穴”，一起埋葬在蒙古温都尔汗荒沙漠漠的土丘里。

本篇既然介绍的是一个历史人物，因此，基本的历史情节都是真实的，没有虚构。但是，有一些出场的次要人物，改动了姓氏，原因是显然易见的。此外，某些地方，作者在场景、氛围和人物心理上，略添笔墨，以便读者能够感受当年的此情此景。

从一个角度上说，这是一本叙事体的历史小说，不作编年史的序列。

目 录

第一回	真假“处女”凭纸一张 狼 狈 为 奸 天 下 无 双	(1)
第二回	阴谋篡权暗中交易 血口喷人陷害忠良	(8)
第三回	暗箭难防将军被囚 铁骨忠魂志坚如钢	(18)
第四回	借刀杀人元帅蒙难 壮志未酬以死相抗	(24)
第五回	企求高攀无中生有 卖身投靠甘当走狗	(33)
第六回	革命功臣横遭排斥 无赖妖姬挤进中央	(41)
第七回	横扫“四旧”席卷神州 夜半抄家另有文章	(48)
第八回	附庸风雅舞文弄墨 吟诗填词煞是肉麻	(55)
第九回	嚎 啕 大 哭 为 表 效 忠 “零点得救”奇文共赏	(63)
第十回	倾巢出动全国选妃 一意孤行强令择婿	(74)
第十一回	紧 锣 密 鼓 抢 班 夺 权 “四大金刚”兴风作浪	(86)

第十二回	仙人洞前马失前蹄 毛家湾里暗藏杀机	(91)
第十三回	“美人计”黄永胜上钩 听电话林立果下套	(100)
第十四回	奇癖怪病常读“药典” 骄奢淫逸喜看“艳史”	(114)
第十五回	高呼“万岁”笑里藏刀 挥动“语录”策划政变	(120)
第十六回	滚滚乌云箭在弦上 面面相觑难卜吉凶	(126)
第十七回	略施小技故布疑阵 乳癌之谜一场虚惊	(132)
第十八回	主席南巡石破天惊 神机妙算安然抵京	(136)
第十九回	扑朔迷离天机泄露 掩人耳目快速成婚	(145)
第二十回	穷途末路垂死挣扎 南逃广州黄粱一梦	(151)
第二十一回	总理追查雷霆万钧 林家王朝在劫难逃	(156)
第二十二回	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折戟沉沙遗臭万年	(162)

第一回 真假“处女”凭纸一张 狼狽为奸天下无双

叶群在长沙发上蜷作一团，抽搐着身躯，哭得像个泪人儿。泪水湿润着脸颊上的多种化妆品，香味、酸味、苦味一齐流入薄薄的咀唇里，更刺激得这位林彪元帅夫人一腔怒气无处消散……。

林彪得到卧室内勤（这是林彪私宅内允许接近林彪夫妇内室并作生活服侍的青年男女）的紧急“军情报告”，不顾快步走路生风的禁忌^①，朝着哭声发源地走去。

“甚么伤心事啊？”林彪扶着叶群的肩膀，轻声细语地问道。

“这是要出我的丑，也是要出你的丑。是要在北京搞臭我们。”叶群直起身子，指着地板上的几页信纸和撕开一角的两个信封。

林彪抬起了似乎不言不语的信。刚看了一半，他的手僵硬了，眼睛发愣了，冷汗渗出了光秃秃的头顶。

这无异于一颗微型原子弹，在林彪的私宅里引爆了。

它的冲击波，已经把叶群推在沙发上，动弹不得，痛楚难熬。

又一股冲击波，把身经百战的林元帅也推到座椅上，噤若寒蝉。

林彪本来苍白的脸，白里泛青，青里带紫。林彪似乎麻木的表情，这时被刺激得像被当众剥下裤子似的难以言状。

“王八蛋！哪个王八蛋，竟敢到我头上来挑衅。马上报告中央警卫局，给我查，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林彪举起持信的右手，酷似“文革”期间高举“语录”的姿势，吼叫起来。

叶群用纤手理了理蓬乱的一头黑发，拿出一角手绢，擦了脸腮和水汪汪的眼睛，她警觉起来，也冷静了下来。

“育容！”叶群把身子挪到林彪身旁，“这件事非同小可，这关系到我的名誉，也关系到你的声誉，也关系到豆豆、老虎的前程。我们一家的荣损，全在于此。要好好捉摸，如何对付才好？”

“说我嫁给你时已经不是处女，这简直是有口难辩啊！育容，这……这点，你自己应该心里有数。”

林彪不答理。

“信中还说我在延安是王实味的情妇，豆豆就是我跟王实味的私生女。血口喷人啊！育容，这件事，只有你自己出来作证。”

林彪坐在椅子上。

“还说我和某人有私情，更是陷害、中伤。他那副尊容，看上一眼就令人心烦。”

林彪还是不作声。

“说我是贵妇人，专靠丈夫特权生活，这倒不要紧。说我跟别人生了一、二个杂种，这是指着鼻子骂你，等于说你是头戴绿帽子，是对你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林彪吱唔了一声。

“骂你专会拍马屁，这都是言外有音的。自从1959年彭

德怀垮台，你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来，强调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突出政治、政治练兵、四个第一，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提倡，当然有人妒忌。你一向说要‘见微而知著’，不要小看这封信所显露的兆头，育容。”

林彪这才掂了掂信的分量，说：“怎么向中央报告呢？”

叶群抢过信封，指着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只见一封信上署名“王光”，地址是北京按院胡同，另一封没有地址，署名“张少华”。

“要从政治上去分析，才会引起中央重视。我看，这明显地是要挑拨你和少奇以及你和主席的关系。”叶群盯着林彪，注视着反应。

林彪微闭着双眼，看来听进去了。

“按院胡同，是王光美的母亲办幼儿园的所在地，署名又用王光，是要我们往王光美身上想，这还不是挑拨我们和少奇同志的关系。”

“你再往下说。”林彪睁开了双眼。

“主席的儿媳叫邵华，用张少华，是用谐音来引导我们去猜想。这当然是挑拨你和主席的关系了。”

林彪点头，用手帕擦着头上的虚汗。

“育容，说我同你结婚时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这种手法，是要叫我没脸见人，等于骂我是妓女，骂你是乌龟。这件事，别人不能出来作证，你是掌握第一手情况的证人。你不来说话，不等于默认了吗？”叶群摇动着林彪的肩头，又哭了起来。

过了不平静的几天。一天，林彪和叶群又在窃窃私语。这时，秘书敲门进来，报告说：“办公厅来电话，说收到许多告

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的匿名信，已初步查出是严冰的手笔，问你们是不是也收到类似的匿名信？”

秘书刚退出，叶群又疯叫起来，“很快，就要满城风雨了。你一定要向中央作出负责的声明。否则，我们只能分手了。”

林彪知道自己是离不开叶群的，马上说：“我可以证明，可以证明。”

叶群注视着，林彪拿起铅笔，写下了亘古未有的“处女”证明书。

为了录以备考，立此存照，留存后世，全文照抄如下：

“我证明

（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五、十四日”

叶群把证明书封好，叫秘书以林彪的名义送给中央，要求作为文件在政治局传阅讨论。

这一手，是为了洗刷，目的是把叶群打扮成白璧无瑕的贞洁圣女。

这一手，也是为了报复，定要把严冰以及她的并不知情的丈夫陆定一压倒，踏上一只脚。

严冰是严仆之女。抗战之初，就读于中央大学语文学系。那时，严仆已在延安。严冰痛感前方流血抗战，大后方却仍然纸醉金迷，于是写信给秦邦宪（即博古），并托他转交她的父亲严仆一信，信末加了一句颇有怨气的话：“你身为父亲，